

【人生日历】

我老了吗

□冯连伟

我意识到自己变老了吗?好像没有。

老婆说:“吃饭慢一点,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狼吞虎咽了。”

听到老婆把吃饭的快慢与是否年轻联系在一起,我心里就有反感情绪。我老了吗?我还能狼吞虎咽,我还没老。

现实却开始给我上课了。

我的两颗大门牙忽然开始晃动了,吓了我一大跳啊。从小就靠吃煎饼长大的我,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的牙齿会松动,会咬不动煎饼了。吃煎饼的人据说咀嚼肌都发达,我似乎一直认为自己是铁牙,这满口牙齿会让我吃上一辈子煎饼。

娘就是用煎饼把我和我的姐姐养大的,供我读完高中考上大学。可是,娘已经永远走了,我吃不上娘烙的煎饼,我的牙也开始松动了。现在如果还想吃煎饼,只能把煎饼放到热水里,菜汤里泡一泡,总之是让煎饼再恢复到它最原始的糊状,不需要牙齿去咀嚼,喝到口里。是的,是喝到口里,不是吃到口里。

还有看不见的,其他部位的骨骼也开始松动了。似乎,一夜之间我的身体就发生了想都不敢想的变化。

春节前的一天,我像往常一样弯腰准备把纯净水水桶外包的那层塑料纸揭掉。就在一弯腰时,我感觉到左侧腰部似乎有根筋被拽了一下。来不及撕水桶的塑料布,我赶快直起腰来,痛感隐隐传来,我立时警觉起来,赶快找了一帖膏药摸索着贴在腰上,还对老婆自嘲地说:“刚才弯了下腰,似乎腰闪了一下。”

老婆一听,马上认真起来,说:“你可要认真对待了,这是扭腰了。你赶快上床躺下吧,什么重活都别干了。”

我一听老婆这样说,心里是一千个不服气,有必要这样大惊小怪吗?她说她的,我干我的。

事情急转直下。上午闪的腰,下午开始疼痛加剧;到晚上躺在床上时,竟然翻不动身了。可我一直习惯侧着身睡觉啊。我实在忍不住想侧身,就用一只手慢慢把屁股托起来,感觉差不多了,再一挺身子,终于侧过身了。可腿疼腰疼撑不

了多长时间又赶快恢复到平躺的状态。这下子,任凭我心里再怎么不服气,现实就这样无情地锤击了我。

后来医生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二、三、五节凸出压迫神经,造成腿疼。我记得医生说:“你这病到了爆发的时候了,弯腰只是个导火索。”我心里明白,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已经老了,有些病也就跟着来了。

一段时间以来,我接触到的亲人们都带着十分百分千分的关心对我说:“老了就是老了,不能不承认啊。”

现实摆在眼前,但接受起来却是心不甘情不愿。

劝别人易,劝自己难。

我记得老爹动完手术躺在床上下不了地,我和他聊天时,他还给我谈他的计划:等身体康复了,要么继续去摆他的水果摊,要是实在推不动独轮车了,就让我在城里给他找个看大门的岗位。总之一句话,他还行。事实上,老爹手术后在床上躺了8个月,带着无限的遗憾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
我还记得老娘因脑梗住院期间,头三个月失去了说话的能力,后来恢复说话功能后,用她那含糊不清的语言告诉我,她的牙都快掉没了,她出院后让我找个收钱少的牙医,给她镶牙。

想想我的爹和娘,我似乎明白了一点,人都有一个惯常的思维:不想承认自己老了,不想面对这残酷的冷冰冰的现实,心有不甘啊。

每个人都是世间的过客,总要经历从年轻到衰老的过程。老了,就是老了。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”年龄只是一个数字,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。年轻人充满朝气与活力,勇敢地追求梦想;老年人则拥有丰富的阅历和深沉的智慧,能以更加平和、从容的心态去感受生活。晚霞的光芒温暖而柔和,照样可以映红满天,照亮前行的路。老年时光并非黯淡无光,而是充满从容与豁达,承载着一生的故事与经历。恰如醇厚的美酒,在岁月的窖藏中愈发香浓。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,重要的是积极面对,充分享受当下,让生命的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璀璨光芒。

(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。)

【念念亲情】

门前两棵树

□钱永广

父亲去世后,母亲因为不肯进城,仍坚持住在农村老家。我因为工作忙,平时很少有空回家看看母亲。

虽然我回家次数不多,但每次回老家,只要我们走进村口,就会远远看见母亲在门口的两棵树下转悠。只是,我们从远处看母亲,有时影影绰绰,因为两棵树的枝叶很茂盛,有时会遮挡了我们的视线。

这两棵树,一棵是梨树,另一棵是桃树,还是父亲在世时栽的。我们每次回家快到村口,或离家返城扭头时,见母亲总爱在门前的两棵树下晃动着身子。

这种情景,已经有两三年了。看样子,母亲特别喜欢这两棵树。平时,她一个人在老家,肯定也与这两棵树形影不离。

又是一个假日,我们回老家到了村口,远远地,见母亲仍在两棵树下不停地转悠,我突发奇想,今天我一定要打开心中的疑团,当面问问母亲,为什么她总爱在两棵树下转悠?

“我想把这两棵树砍了!”见我问

她,母亲露出了一丝不快。

“砍了?真的假的?这两棵树绿叶成荫,夏天挂果,树可是当年父亲亲手栽的呀!”我大吃一惊。

“这两年,这两棵树越长越大,它们已经挡了我的视线。每次你们回老家,或返城时,我在家门口,远远地,我都看不清远处的你们了。”母亲气愤地说。

看不清我们?原来每次我们回家或返城时,看到母亲在两棵树下不停地转悠,只是为了看清远处的我们。

我突然醒悟过来,母亲埋怨这两棵树,其实是在告诉我,一定要带孩子回家多陪陪她,以减轻她对我们的思念。父亲不在了,母亲形单影只。想到每个假日,在老家翘首以盼,等我们回家的年迈母亲,我的心里夹杂着幸福,更多的却是酸楚。

那个假日,我和母亲一道,用锯条把门前两棵树的几根枝杈剪去了。返城扭头时,我们看清楚了站在老家门前树旁的母亲。母亲没有再转悠,她在挥手朝我们致意。

(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安徽省某市卫健委。)

【书里书外】

苏东坡和他的学生朋友

□杨奕敏

苏东坡的学生很多,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。他随遇而安,苦中作乐,旷达通透的乐观精神影响了太多的文人,而苏东坡和他的学生朋友们,好玩有趣的故事也不少。

苏东坡没有架子,学生不怕他,爱和他玩和他闹,但尊敬是发自内心的,在学生心中他就是“仙人”,“东坡仙人,岷峨异禀”(李之仪),苏轼遂有“坡仙”名号。黄庭坚后来名闻天下,世人将“苏黄”并称,有人拿这个问他,他“离席惊避曰:‘庭坚望东坡,门弟子耳,安敢失其序哉?’”尽管黄庭坚只比苏轼小八岁,也要拜其门下,成为苏门高足。苏轼在出任翰林学士之前,曾推荐黄庭坚代替自己,苏轼评价他:“瑰玮之文,妙绝天下;孝友之行,追配古人。”如此赞誉,黄庭坚声名大噪。苏轼对另外几个门生秦观、张耒、晁补之等也有揄扬、汲引或赓济之恩。

有一天,秦观和几个人在东坡家中闲坐,有人调侃他胡子多。秦观捋着胡子说,君子多乎(胡)哉?苏轼笑言,小人樊(繁)须也(《邵氏闻见后录》)。两人巧用《论语》中的句子一问一答。可以想见,当时一定是哄堂大笑,举座皆欢。师生间调侃也这么高级,充满谐趣,饱含学问,雅意氤氲,令人神往。

苏东坡在《书黄泥坂词后》一文中讲了这么一件趣事:一天夜晚,在苏东坡家里,他与几个弟子聊天。苏东坡无意间说起,他在黄州时,某日大醉,写了一首《黄泥坂词》,稿子被孩儿们收存了,可是怎么也找不见了。弟子们一听,两眼放光,急于一睹为快,起哄说,这好办啊,既然在家里,就一定能找到,难不成还能长翅膀飞了?于是几个学生便在老师家里翻箱倒柜地找。嘿,你别说,还真找见了。展开一瞧,大家都有点傻眼,简直是天书啊,老师醉酒中写的字有的连

他自己都认不得。遂按照意思逐字探究辨论,终于补全。张耒喜不自胜,心思一转,抄录一份留给老师,将原稿径自拿走了。

这是啥师生关系啊,分明就是朋友嘛!学生在老师家里翻箱倒柜,找到原稿,居然还理直气壮地据为己有,留给老师一份“复印件”,胆子也真够大。呵,也只有苏东坡的学生敢如此造次。

师道尊严,自古以来就讲究:“为师有道,其礼严,其道严,圆冠方领,摄衣危坐,望之俨然。学者擎蹠磨折,拱手列待,礼之严也。”老师正襟危坐,不苟言笑,学生跪地伏拜,毕恭毕敬。苏东坡不讲这一套,他的学生恰恰就喜欢他的才华横溢,天性本真。黄庭坚刚认识苏东坡时,对老师毕恭毕敬。苏东坡曾在信中对黄庭坚说:收到你的信很开心,可是你太过谦恭,似乎对我有些畏惧,这又何必呢?其实,我也想和你交朋友啊。

苏轼天性自由洒脱,诙谐有趣,他讨厌一本正经、装腔作势,死气沉沉。朋友之间,就要敞开心扉,自然活泼地进行心灵的碰撞和沟通,端着架子,肯定不好玩。苏东坡的这封回信,彻底打消了黄庭坚心里的拘谨,两人由此逐渐热络起来,以至于后来经常以斗嘴互嘲为乐,没大没小的故事太多了。苏、黄二人除了诗文好,皆是大大鼎鼎的书法家。某次,苏轼说:“鲁直近字虽清劲,而笔势有时太瘦,几如树梢挂蛇。”黄庭坚也毫不示弱,“回嘴”道:“公之字固不敢轻议,然间觉褊浅,亦甚似石压蛤蟆。”

两个大书法家,在对对方的“攻击”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,真是大敢说了,毫不留情:一个说,你的字太瘦了,像“树梢挂蛇”,一个说,你的字太褊浅,像“石压蛤蟆”。虽然批评得都有些夸张,但也算是切中要害,戏谑调侃之间,各自补益。这是多么自由融洽的学术氛围呀!

(本文作者系退休教师。)